

七品風雲錄

陳培善

七品风云录

陈 培 著

香港新时代出版社

书名题字：李 可

封面设计：陆 娴

书 名 七品风云录

作 者 陈 培

出 版 香港新时代出版社

版 次 1993 年 7 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规 格 大 32 开 208 面

国际书号 ISBN 962-7612-02-3



作者陈培先生，广东省化州县人。一九四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九五五年出任广东吴川县县长，此后经历反右运动、大跃进运动、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等历史时期，宦海浮沉，清风依旧，于八十年代中期改革开放大潮汹涌澎湃之时光荣离休。

作者好诗文，1991年著有《陈培诗词选》。

自序

时代潮流把每一个人都卷入其中。

几十年革命生涯，若干个历史时期，潮来潮去，浪涌浪退，弄潮或被潮弄，破浪或被浪破，当其时，当其事，谁人能做到旁观者清？

1989年吾正式离休，含饴弄孙之余，经常回味过去经历，始觉内中自有情趣。于是，忍不住拿起笔做刀枪，方格纸当战场，再作一次搏斗，将自己认为有意义之事整理成集。

历史由人民创造，亦应由人民评说。吾虽才疏学浅，但绝不虚伪饰非。只恨笔力不逮，未能将其时其事淋漓披露而已。

名曰“七品风云录”，并非“官本位”观念作祟，而是突出从“七品芝麻官”之视角去观察、思考时代之品味。仅此而已，绝无他意。

陈培

1993年6月

儿 序

隋唐以来，实行九品中正制，县太爷为七品芝麻官。故习相传至今，七品县官已是官中凡品，数以百万计矣。

家父跟随共产党革命几十年，解放后一直是在“七品”的职位上工作，更是凡之又凡。

然而世事无绝对，平凡之中亦有真情趣，几十年的风吹雨打，载沉载浮，荣辱毁誉，快乐痛苦，焉能无感可叹？

于是，在家父前几年光荣离休之后，我即极力怂恿他发愤笔耕，将自己几十年经历过的趣事摘录下来。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家父以七十高龄和初中一年级学历，在一年时间内写下了十万字的几十篇趣人趣事短文，并付梓成书，当真可喜可贺之至！

阿爷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即凡人也，家父是凡人，亦即是群众之一员。在我心目中，家父亦永远是一位英雄！

小 波

沐手敬书于深大新村

1993年6月

目 录

童年历险	(1)
出外谋生	(4)
反抗压迫	(6)
“鬼打鼓”之谜	(10)
读书生涯	(13)
初出茅庐第一课	(17)
入党	(19)
当校长	(23)
半边月饼赏中秋	(26)
天赐“商人”	(28)
无私的支援	(33)
一场虚惊	(35)
奉命出征香港	(37)
冒充裁缝老板	(40)
“红都”惊魂	(44)
“接收大员”	(49)
公债风波	(52)
清者自清	(56)
“五反”散记	(59)

唯实调查补记	(63)
舞文弄墨	(66)
打一场抗旱战	(69)
治理王村港	(72)
初当“县太爷”	(76)
兴建水库	(79)
无意行善	(84)
公私合营	(87)
天下农民一家亲	(91)
地方主义的“桂冠”	(95)
球迷之谜	(99)
天降大任去尖山	(104)
亩产调查	(108)
炼铁初探	(111)
又读书去	(114)
向省长汇报	(119)
再转点	(123)
过白鸡岭	(126)
回忆“四清”	(130)
整人一着	(133)
唯实不唯上	(136)
四清轶事	(139)
为村民办点实事	(145)
坚持促生产	(149)

白皮红心浅析	(152)
初识“南路党”	(157)
又炼钢铁	(160)
“双退”风波	(165)
趣言闯祸	(166)
中庸之道	(169)
拈阄法	(172)
改河造田的失败	(176)
锁匙的妙用	(178)
整企扩权纪述	(181)
宝岛之花	(185)
北戴河度假	(188)
大热倒灶	(192)
吴阳找钛	(195)
故乡的变化	(198)

童年历险

一九二三年农历八月二十五日，我出生于广东省化州县同庆镇山口村一个农民家庭，生肖属猪。

祖父陈文莲，号香池，在村中是个颇有文化的塾师。

父亲陈运隆，是个粗识文字的农民，秉性刚强，体力很好，善说会道，好打不平，青年时期颇有作为。

母亲李惠芳，是个不识文字的农村妇女，她为人厚道，思想比较开化，勤俭刻苦，善针剪，管教儿女慈严有度。

父母先后共生我及妹妹弟弟五人，我为兄长。

家庭本来就很穷，祖上留下二亩五分田，又因还债而典卖精光，连二妹也卖给别人换钱还债。眼见生活日益困苦，父亲把心一横，撇下我们母子五人（三妹和荣弟尚未出世），顶替别人当壮丁兵去了。就这样，一家几口的生活全落在母亲肩上。平时靠帮人做些针剪、纺麻、织布以维持生计，特别困难时母亲就带我们到外祖父家去借食。

在旧社会，山口人民虽然很穷，但他们对读书、

求学很崇尚。受这种风气影响，母亲也认为，家里已无田种，不认识几个字，出外谋生更难。为此，一九三三年，也就是我十岁的那年，母亲顶着困难，送我到祖父执教的私塾去拜了孔夫子。学费虽然不需缴交，但是书本要自己买，母亲只好到外祖父家里要了舅父所读过的旧书回来给我读。从那年开始，断断续续的，我读了三年“子曰诗云。”

一九三六年春节过后，祖父受聘到石龙蟠村私塾教馆去。我也因此辍学到外祖父家当牧童了。每日天蒙蒙亮就起来扛着粪箕往村外拾猪屎，天亮后，经外祖父验过猪屎倒落槽，接着去割牛草，然后就到山上去放牛。翌年，学会了踏水车（车水灌田）、插秧、种菜、犁田、耙地等农活。那年夏天，有一天中午天气特别炎热，我刚插完秧，几个大的孩子邀我去水塘里洗澡，我没告诉母亲便偷偷跟着他们去了。当时我是未懂得游泳的，但又装着懂，起初在塘边水浅的地方，两手擒地游了两下子，一经大孩子迫我向深水游去时就不行了，手脚乱挣扎，嘴巴只是咕噜咕噜的吞水。后来，还是这几个野孩子七手八脚的将我救了起来。但是，我的肚里已经灌饱了水。我坐在地上，精神刚恢复过来，母亲拿着鞭子边骂边追赶过来了。我也骂了两句娘，当时母亲由于追不上我，没奈我的何。但到晚上回家时，母亲还将我按在地上，用艾火烧我的嘴。

那次不懂装懂，几乎丢了性命的冒险游泳，给我有生难忘的教训。回家后，又经受母亲的严加责伐，我谨记母亲说“欺山勿欺水，欺山有路走，欺水难回头”的教诲，此后对不懂的事绝然不敢胆大妄为，而且这个禁忌，远远超过了“一朝被蛇咬，三年怕草绳”的古训。一直到出外谋生之后，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并在大人言传身教的具体保护下，我才正式学会了游泳这一门功课。

出外谋生

一九三八年春，我在村中一些友好的学童的逗引下，并征得母亲的同意，跟着进了陈可楷创办的山口小学三年级，做个半农半读的小学生，第一次享受着新文化、新知识、新课程的学校生活的乐趣。因我的年龄比一般的同学的稍大，又加上读过三年私塾，认识了一些死字，不仅在本班有学生王之誉，而且在补习班的大同学中，在读书、认字时他们都往往让我三分。我和全校的大小同学们都混得很熟，学习得益不浅，但因生活所迫，中途又辍学了。是年十月，村中疏堂的帝康叔从高州回来，一天晚上到我家里坐，母亲问他在高州能否找工我做。帝康叔说，十六教导队第三中队尚需一名传令兵，可以去试试看。于是我便告别了尊敬的老师和亲爱的同学，跟着帝康叔去高州了。

在高州西岸红花庙训练基地住了几天，通过欧某某的介绍，我便进了十六教导队第三中队做传令兵。由于我对人热情，工作积极，博得中队长、分队长及学员们的好评，在教导队集训结束之后，我被留下来。直至一九三九年七月，第七专区成立了学生队，我便跟随黄柏芳中队长去了学生队第十中队。当时的

学生队是一个较为先进的抗日救国组织，官兵之间在工作职务上有上下级之分，但在生活上则一律平等，没有上下级之分。在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中，不分日夜不分阶层，把宣传工作做到工农商学居民各个阶层，连妓女都组织发动起来，教她们识字，教她们抗日救亡的重任，教她们改邪归正重新做人的道理。各种工作都搞得很活，很成功，如漫画、街头剧、白话剧、演说等等，为各阶层人民所喜闻乐见，更激发起人民，对日本侵略罪行深恶痛绝，对国民党贪官污吏腐败无能非常痛恨，对土豪劣绅地主恶霸的经济剥削非常痛恨。这些活动既激发了广大人民对社会的黑暗统治的义愤，同时也激励着我自己，坚定不移要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求解放的决心。

在此期间，我开阔了视野，宽广了胸襟，认识了一批共产党人和抗日爱国志士、革命的青年名流，学习了一些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和知识。我逐渐认识到，中国由强变弱，主要是由于政府官僚的腐败无能和闭关自守所致。我逐渐明白了，跟着共产党，走抗日救国之路，人民才能翻身解放，国家才能独立繁荣强盛。可惜好景不常，由于张炎将军的抗日爱国行动，引起蒋介石的不安，最后蒋下令解散了学生队，撤销了张炎将军七区专员的职务。无可奈何，我只好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红花庙，离开了新结识的朋友，又回到穷困的家乡，过着穷海茫茫的农村生活了。

反抗压迫

一九三八年春节过后，我意欲继续去外祖父家当“牛倌”的。但陈珍同乡一再动员、劝告，鼓励我说：“小学里的学习风气很好，老师们的思想很进步，特别是陈可楷校长，思想进步，政治水准高。你已读过两三年私塾，认识了一些字，进小学读一下新书，进步一定很快。”为了引起我的读书兴趣，他多次带我去学校听课。

我想，自己家里穷，能争取进学校读一下书，学习多一点文化知识，将来外出谋生，对写信记帐之类有好处。于是，我也就用这些道理说服了母亲，让我去插读四年级，接受进步老师和同学的新思想新文化的洗礼。我没有数学基础，一时跟不上，陈珍便教我列算式，讲解加减乘除算例。由于我能勤学苦练，很快就改变了后进局面。我因家境贫寒往往中午无饭吃，陈珍就带我到其祖父的油行屋，让我坐在竹荫下，把油行榨油用的花生拿来给我充饥。他还从家里要过六毫白银支援我。

当年夏天将放假的时候，有一天，陈鸿飞邀陈珍和我去村中神庙里与庙祝佬下象棋。双方正在下得胜

负难分的时候，田寮村一位财主佬的孙少爷拜神来了。他把三牲一放，不见庙祝佬在侍候他，便骂娘了。后来他看见我们四人正在隔壁厢房下象棋，就气急败坏地用粗言秽语恶狠狠地骂道：“丢你妈，你们在这里搞什么勾当，还不给我请神去！”因为正值棋关一着的时刻，庙祝佬迟疑了一下，未及起来得那么快，那位财主佬的孙少爷便一脚把棋盘踢翻了，棋子撒得满地都是。这样一来，我们也怒火了，三人分站一方，拉开打斗的架势，陈珍眼明手快，信手从门边拾起一块砖头抓在手里，站在对方的左侧，陈鸿飞迎面握拳，我在他的后面作势，大有一触即打的样子。庙祝佬看着急了，一手把那位少爷拉去拜神，这架才未打成。但我们三人很久还吞不下这口闷气。在回家的路上，陈鸿飞说：“论实力，我们打不过他，他生得又高又大，我们是火在气头上，他太欺人了。”陈珍说：“这样横蛮的事，打不过他也要打，要不，今后他更横行霸道，乱作非为了。”我说：“能不能打得过他很难说，他虽然个子高，气力大，但我们是人多人强，一近身，我们就抱着他，大家用拳打，用口咬，他是很难脱身的。”陈珍又说：“我们是被压迫而反抗，有着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气势，他是藐视我们不敢反抗的，加之他理亏，又未有打的思想准备，打起来一定是我们赢。”我和陈鸿飞都异口同声地附和赞成。这次架虽未打成，但也给那些恃财欺人的地主少爷们一点

厉害，扫一扫这些恶人的威风。

一九四二年，陈珍考上化县第一中学读书，学习勤奋，爱读进步书刊，思想觉悟提高很快。在学校秘密党员叶宗屿的培养教育下，他在一九四三年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他更主动团结同学，经常向同学传播马列主义，给同学们传送革命书刊，还经常将“青年报”、“学生报”、“展望与未来”、“论联合政府”、“评中国之命运”等进步书刊，托陈杰带给我和陈春英阅读。他在学校还与黄藩屿、李芝章组织读书会，发动同学学习进步书刊，发展游击小组活动。一九四五年，上级党组织委任他担任化一中学的秘密党支部书记。为了转移敌特对我党在化一中学地下活动的注意力，一九四六年下学期，上级党组织将他转读梅录中学就读。

一九四七年暑假期间，陈珍受命去高州带领六名中学生去化南游击区。他们七人从高州行至化县庆安乡旺竹圩村边时，遇上国民党曾益仕部队搜查而被捕，提解化州分监囚禁。在审讯中，任由敌人残酷吊、打，物质引诱，封官许愿等软硬兼施手段，他们个个坚贞不屈。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敌特以高州专署提审为名，把陈珍与那六位学生一齐提解到化州东岸三合口地方，将他们“七君子”集体杀害。陈珍同志牺牲时，年仅二十一岁。

事后，我获悉陈珍牺牲，悲痛之余，曾作一诗悼